

嶺南摭怪

等史料三種

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

戴可來 楊保筠 校點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岭南摭怪》、《嘉定通志》及《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三部越南古代史料组成。其中，《岭南摭怪》是一部越南神话传说故事集；《嘉定通志》采用我国旧志的修纂方法，真实地记载了嘉定城（今越南南方）各镇建置沿革、城池贸易、风土人情、华侨事迹等地方志书；《郑氏家谱》通过撰者亲身见闻，记述郑玖、郑天赐等几代华侨辛勤开发河仙镇的业绩。这三部史料在我国均属稀见。

校注者采用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所藏抄本等为底本，对该书进行精点精校、所有地名、人名、官名等作了详尽的注释，后附介绍研究上述三书的两篇论文，对研究越南、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

戴可来 杨保筠 校注

责任编辑 王 月

责任校对：维 思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武陟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24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48-0203-2/I·100 定价：4.50元

前 言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其2000余年可考的信史中，约有1000多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公元10世纪中叶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仍与中国的宋、元、明、清诸朝保持“藩属关系”。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中国关系之密切，有如越南者。越南人民受汉文化濡染甚深，他们自古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都借用汉字，始终把汉字作为其书写工具。越南封建王朝的政府文告和官修史书，都用汉字写成。越南的文人学者，也使用汉文写作，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官方和私人的汉文著述，无疑成为研究越南史的宝贵史料。

中国学者研究越南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除了可以利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大量有关越南史料外，还可以研读越南本国所留下的汉文史料。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对越南史的研究也日益加深。为了给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我们把《岭南摭怪》、《嘉定通志》和《郑氏家谱》合编成一书，奉献给读者。

《岭南摭怪》是一部越南古代的民间传说、故事和神话集，由封建文人搜集、整理，编纂成书。严格来说，它并不是可信的史料，但可以从中看到越南史的某些“史影”，经常被人们所引

用，对研究越南史，特别是文学史和文化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嘉定通志》是阮朝华侨郑怀德（1765~1825年）所撰写的一部有关越南南方的地方志。作者学习和继承了我国修志的方法，全面、真实地载述了嘉定城（今越南南方）各镇的建置沿革、山川河流、疆域变迁、城池贸易、风土人情、气候物产和华侨事迹……，成为有关当时越南南方的最完备的撰述。该书面世以后，阮朝官修的《大南实录》（前编、正编第一纪和第二纪，列传前编和正编第一纪）和《大南一统志》等书，莫不以它为重要的典据；而且在明命朝（1820~1841年）以后，凡赴南越任要职的官员，也无不先读此书然后莅任。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早在1863年，法国人鄂伯黎（G·Aubaret）已将此书逐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今天，该书已成为各国治越南史者研究17至19世纪初越南南方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华侨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史料。我国学术界对越南南方史地的研究尚称薄弱，其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郑氏家谱》，也是一部阮朝华侨的撰述。作者武世营，是开发经营越南河仙地区的华侨郑玖的家臣，曾与郑氏共患难，备尝辛苦。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为其主公撰修家谱，记述郑玖、郑天赐等几代人在河仙镇辛勤开发和维持长达70余年自主政权的业绩，给后人留下了有关越南华侨史的极为难得的史料。

上述三种重要的越南史籍，在我国国内并不多见。所能见到的《岭南摭怪》，是一种包括三十八个故事（其中一篇有目无文）的抄本。这个抄本未能收齐该书最基本的23个故事，却混入了显系后人所窜补的故事，不能保持该书的原貌。《嘉定通志》，仅能见到堤岸中文《远东日报》于1960年3月至9月转载的陈荆

和：《郑怀德撰嘉定通志城池志注释——19世纪初年之南圻与华侨》（原载《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和连载的李文雄、邬行健注释的《嘉定通志》“星野”、“山川”、“疆域”诸志。这个版本由于是报纸排印，字迹不清，颇多错讹，且缺“物产志”，很不理想。《郑氏家谱》，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它和台湾《文史哲学报》第7期所载陈荆和：《河仙镇郑氏家谱注释》所使用的底本，即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收集的抄本（现存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书号H·M2111），是同一版本，较为可信。

正当我们为《岭南摭怪》和《嘉定通志》没有好的版本而深感不足的时候，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杨保筠同志从法国进修回国，带回了较好的版本，救了燃眉之急。我们便征得他的同意，与他合编本书。现在本书所收《岭南摭怪》，即他所提供的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所藏书号为b29的抄本。但是，这个版本尚缺《何乌雷传》、《夜叉王传》和乔富的《跋》。我们又根据西贡开智书局1961年出版的版本，补入所缺的两篇故事，并把1960年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越译本中的乔富《跋》译为中文，收入本书。这样，本书所收《岭南摭怪》，堪称较为完备。本书所收《嘉定通志》，系马伯乐所搜集的抄本，原藏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书号为H·M2191（1—3）。对其中《山川志》所缺河仙镇部分，已据南越1972年文化丛书版《嘉定城通志》补足。《郑氏家谱》，即前云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所藏抄本。

我们在合编本书的时候，先由杨保筠同志把《岭南摭怪》标点出来，然后由我校阅，并加以注释；《嘉定通志》也是先由他标点、加注，再由我校阅和补注。惟《郑氏家谱》则全部由我标点和注释。注释时，我们参考和吸收了上述陈荆和、李文雄、邬

行健以及《岭南摭怪》越译本的研究成果。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本书，在书后收录了《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嘉定通志、郑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初南圻华侨史迹》两篇文章，供阅读者参考。

北京大学的颜保教授、昌瑞颐教授以及暨南大学的徐善福教授为我们解决了本书中疑难问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承借阅《远东日报》剪报，谨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谢忱。

戴可来

1989年7月于郑州大学历史系印支史研究室

目 录

前言

岭南摭怪

《岭南摭怪列传》序 武 琮 (3)

附录一：《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中

关于《岭南摭怪》之记载及武琮序 (5)

附录二：《岭南摭怪列传》序 武琮校订 (7)

卷之一 (9)

鸿庞氏传 (9) 鱼精传 (12) 狐精传 (13)

木精传 (14) 董天王传 (15) 槟榔传 (17)

一夜泽传 (18) 蒸饼传 (20) 西瓜传 (21)

白雉传 (23)

卷之二 (24)

李翁仲传 (24) 越井传 (25) 金龟传 (27)

二征夫人传 (30) 蛮娘传 (31) 南诏传 (32)

苏沥江传 (34) 伞圆山传 (35) 龙眼、如月

二神传 (37) 徐道行、阮明空传 (38) 杨空路、

阮觉海传 (42) 何乌雷传 (44) 夜叉王传 (48)

跋 乔一富 (49)

嘉定城通志

卷之一 星野志（占天气候附） (55)

卷之二 山川志	(60)
边和镇 [附说] (60) 藩安镇 (72)	
定祥镇 (79) 永清镇 (97) 河仙镇 (105)	
卷之三 疆域志	(119)
全城疆域 (130) 藩安镇 (131) 边和镇 (137)	
定祥镇 (141) 永清镇 (146) 河仙镇 (151)	
卷之四 风俗志	(173)
全城风俗 (173) 五镇风俗 (180)	
卷之五 物产志	(184)
卷之六 城池志	(201)
嘉定城 (201) 藩安镇 (205) 边和镇 (215)	
定祥镇 (221) 永清镇 (223) 河仙镇 (225)	
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	
河仙镇叶镇郑氏家谱	(231)
附录	(257)
一、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	戴可来(257)
二、《嘉定通志》、《郑氏家谱》中所见17~19世纪	
初南圻华侨史迹	戴可来(279)

岭南摭怪列传

《岭南摭怪列传》序

桂海国〔虽〕在岭南，然山川之奇，土地之灵，人之英豪，事之神异，容或有之。自春秋战国以前，去古未远，南俗犹简略，未有国史以记其事，故其事率多遗忘。其幸存而不泯者，特民间之口传耳。迨两汉、三国、东西晋，既唐、宋、元、明，始有史传以载其事，如《岭南志》、《交州广记》、《交趾略志》等书，历历可考。然我越乃古要荒之地，故记载又略之也。然其国始于雄王，为文明之渐，则滥觞于赵、吴、丁、黎，李、陈，迄今则尾闾矣，故国史之载，特加详焉。

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欤？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氏缺不见录。盖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硕儒，而润色于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者矣。愚请究始末，逐一陈之，而推明作传者之意。

《鸿庞氏传》是详之皇越开创之由；《夜叉王传》盖略叙占城兆萌之渐。白雉有传志越裳氏也；金龟有传记安阳王也。南国聘礼所重，莫如新〔檳〕榔，表而出之，则夫妇之义、兄弟之睦，于是然彰矣；南越夏时所贵，莫如西瓜，揭而言之，则恃有己物，不顾主恩，于是然著矣。《蒸饼传》者，嘉孝养也；《乌雷传》者，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贼，李翁仲之灭匈奴，南国有人可知矣。褚童子之邂逅仙容，崔伟之遭逢仙偶，为善阴鹭可见矣。道行、孔路等传，奖其能复父仇，而神僧之辈乌可泯也。鱼精、狐

精等传，示其能除妖怪，而龙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征忠义，死为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伞圆神灵，能排水族，彰而显之，谁曰不然？与夫南诏为赵武之后，而国亡能为复仇；蛮娘为木佛之母，而岁旱能作霖雨。苏沥为龙肚之神，猖狂为梅檀之精，一则立祠以祭，而民受其福；一则用术以除，而民免其祸。则事无异而不至于诞，文虽神而不至于妖。虽涉于荒唐而踪迹亦有可据，岂非劝善惩恶，去伪就真，以激励风俗而已！其视晋人《搜神记》、唐人《幽怪录》同一致也。

呜呼！岭南列传之作，岂特刻之石，编之简，而贵于口碑欤！童之黄、叟之白，率皆称道而爱慕之，惩艾之，则其有系于纲常，关于〔乎〕风化，夫岂小补哉！

洪德壬子仲春，愚始抄得是传，披而阅之，不能无鲁鱼阴陶之外，于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釐为二卷，目为《岭南摭怪列传》，藏于家，以便观览。若夫考证之，润色之，详其事，备其文，志其词，精其旨，后来好言君子、岂无其人欤？是为之序。

洪德二十三年〔1492〕春中和〔秋〕节。

【编者按】：《岭南摭怪》的武琼序，对于研究该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各种版本所收颇有差异，现附录两种，以供参考。

附录一：《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中关于《岭南摭怪》之记载及武琮序

《岭南摭怪》，三卷。

不知何人作，相传为陈世法。今其序不见，止有武琮校正一序。前二卷传古书，后一卷则伪莫时段某始取《幽灵集》以意刊剪附载于其后。其校正序曰：

“桂阳郡在岭外，然山川之奇秀，土地之英灵，人之豪杰，事之神异，往往容或有之。自春秋战国以前，去古未远，南俗犹有简略，未有史册以记其实，故古事率多遗亡，其幸存而不泯，特民间之口传耳。迨至两汉、三国、东西〔晋〕、南北〔朝〕暨唐、宋、元、明为史转载其事。如《岭南志》、《交广志》、《南志略》、《交趾略》等事可取。然谓我越乃古荒之地，记载又略也。我越始于雄王，为文明之渐，滥觞于赵、吴、丁、黎、李、陈，迄今则尾闾矣，故事之载特详焉。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者欤？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名缺不录。意其草创于鸿士硕儒，润色于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者矣。愚请究颠末陈之，而明作传之心意。始自《庞鸿氏传》，是详皇越开基之始；后《〔夜〕叉王传》，略言占城前兆之渐。白雉有传，志越裳也；金龟有传，史安阳也。南俗聘所重莫若槟榔，表而出之，则夫妇之义、兄弟之睦，于是彰矣；南物夏时所贵莫若西瓜，扬而言之，则恃有己物，不顾于恩，于是乎著矣。《蒸饼传》嘉孝养也；

《乌雷传》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贼，李翁仲之灭匈奴，南国有人可知矣；褚童之邂逅媚娘，崔伟之遭逢仙偶，为善阴鹭可见矣。道行、孔路，想其能复父仇而神僧之徒乌可泯也；鱼精、狐精等传，示其能除妖怪，而龙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张忠孝死，而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伞圆英灵能排，水族显而彰之，谁曰不然。与夫南诏为赵武之后，而国亦能复仇；蛮娘为木仙之母，乃岁旱能作霖雨。苏沥为龙肚之神，猖狂而为桶柅之精，一则立祠事之，一则用术除之，而民免其祸。则其事虽异而不至于诞，虽神而不至于妖，虽涉于荒唐而不经，于踪迹犹有可据，无非劝善惩恶，去伪就真，以励风俗而已。其视晋人《搜神记》、唐人《幽怪录》同一致也。呜呼！奇事之多列传之作，不特刻之石，侵之梓，而著于民心，碑于民口，童儿之黄，老叟之白，率皆称道而爱慕之，则其事系于纲常，关于风俗，夫其少哉。洪德壬子[1492]春，抄得是传，搜搜阅阅，不无鱼鲁陶阴之舛，于是忘其固陋而校正之，釐为三卷，目曰《岭南摭怪列传》，藏于家，以便观览。若夫订正之，润色之，俾其事备，其文老[考]，其辞精，其旨深，后来好古君子，岂无其人？是为序。”

前二卷自《鸿庞氏传》至《夜叉王传》，凡二十二传。后卷自《土王传记》至《神珠龙王传》，共七传。

（录自巴黎亚洲学会藏《历朝宪章类志》抄本，编号H.M. 2126）

附录二：《岭南摭怪列传》序

武琮校订

桂阳虽在岭外，然山川之奇，土地之灵，人之豪杰，往往容或有之。自春秋战国以来，去国未远，南俗尚犹简略，未有史册以记其实，故古事率多遗亡，幸存而不泯者，特人间之口传耳。迨〔两〕汉、三国、东西晋、南北朝暨唐、宋、元始有史传，以纪其事。如《岭南志》、《交广志略》等书，历历可考。然我越乃古要荒之地，故记载又略之也。我越有国始于雄王，而文明之渐，则滥觞于赵、吴、丁、黎、陈以迄于今，故国史之书，特加详焉。则斯传列传之作，不知作于何代，成于何人。意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硕儒，而润色于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矣。愚请究其始末，逐一陈之，而推明作者之意。如《鸿庞氏传》，是详言皇越开创之由；《夜叉王传》，是各序占城前兆之渐。白雉有传，志越裳也，金龟有传，记安阳也。南俗聘礼，所重莫槟榔若也，表而出之，则夫妇之义、兄弟之睦，于是乎彰矣；南阳〔物〕夏时，所贵莫西瓜若也，揭而言之，恃有己物，不顾主恩，于是乎著矣。蒸饼之传，嘉孝养也；乌雷之行，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贼，李翁仲之威匈奴，南国有人可知矣；褚童子之邂逅媚娘，崔伟之遭逢仙偶，为善阴鹭可见矣。道行、空路等传，示其能复父仇，而禅师之辈不可泯；鱼精、狐精等传，示其能除妖怪，而龙王之德不可忘。二征忠义，死为土神，旌而表之，谁云不可。伞圆英灵，能排水族，显而异之，孰曰不然。与夫南诏赵武之后，而国亡能为复仇，

蛮娘为木佛之母，而岁旱能作霖雨，苏沥为龙肚之神，猖狂为旃檀之精，一则立祠以祭之，而民受其福，一则用术以除之，而民免其祸。则事虽怪而不至于诞，文虽异而不至于妖。虽涉于荒唐不经，而踪迹犹有可据，无非劝善惩恶，去伪就真，以激励风俗也。其视晋人《搜神记》、唐人《地〔幽〕怪录》同一意也。呜呼！岭南奇重之多，列传之作，不待刻之后、编之梓，而著于人心，碑于人口，黄童白叟，率能通道而爱慕之，惩艾之，则其事系于纲常，关于风俗，岂小补云。洪德壬子〔1492〕春，愚始得是传，披而阅之，不能无鲁鱼阴陶之舛，于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釐为三卷，目曰《岭南摭怪列传》，藏之于家，以备观览。若夫订而正之，润而色之，俾其事备，其文考，其辞精，其旨远，后来好古君子，岂无其人？是为序。

洪德二十三年〔1492〕仲秋节

赐戊戌科进士，京北道监察御史，洪州泽坞武琼晏温，谨志。

（录自南越开智书局版《岭南摭怪传》西贡1961年10月4日出版）

《岭南摭怪列传》卷之一

石室陈世法貳之编辑。 赐戊戌科进士、前茂林郎、京北道
监察御史洪川〔州〕泽鸣武琼晏温校正。 宁山乔富好礼删定。

鸿 庞 氏 传

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岭，得嫫仙之女，纳而归。生禄续，容貌端正，聪明夙成。帝明奇之，使嗣位。禄续固辞，让其兄。乃立宜为嗣，以治此〔北〕^{〔1〕}地。封禄续为涇阳王，以治南方，号为赤鬼国。涇阳王能行水府（一作入水），娶洞庭君龙王女，生崇纁，号为貉龙君，代治其国。涇阳王不知所之（一作终）。貉龙君教民耕稼农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妇之伦。或时归水府，而百姓晏然无事，不知所以然者。民有事则扬声呼龙君曰：“逋乎何在（越俗呼父曰逋）？不来以活我些。”龙君即来，其显灵感应，人莫能测。

帝宜传子帝来，以北方天下无事，命其臣蚩尤代守国事，而南巡赤鬼国。时龙君已归水府，国内无主。帝来乃留其爱女（一作妾）姬姬与众侍婢居行在，周行天下，遍览形胜（一作势）。见奇花异卉，珍禽异兽，犀象玳瑁，金银椒桂，石乳沉檀，山穀海物，无物不有。又四时气候，不寒不热。帝来乃爱慕之，乐而忘返。

南方之民，苦北方烦扰，不得安恬如初，乃相率呼龙君曰：“逋乎何在？使北之侵扰方民！”龙君倏然而来。见姬姬容貌